

西班牙战场

内战见闻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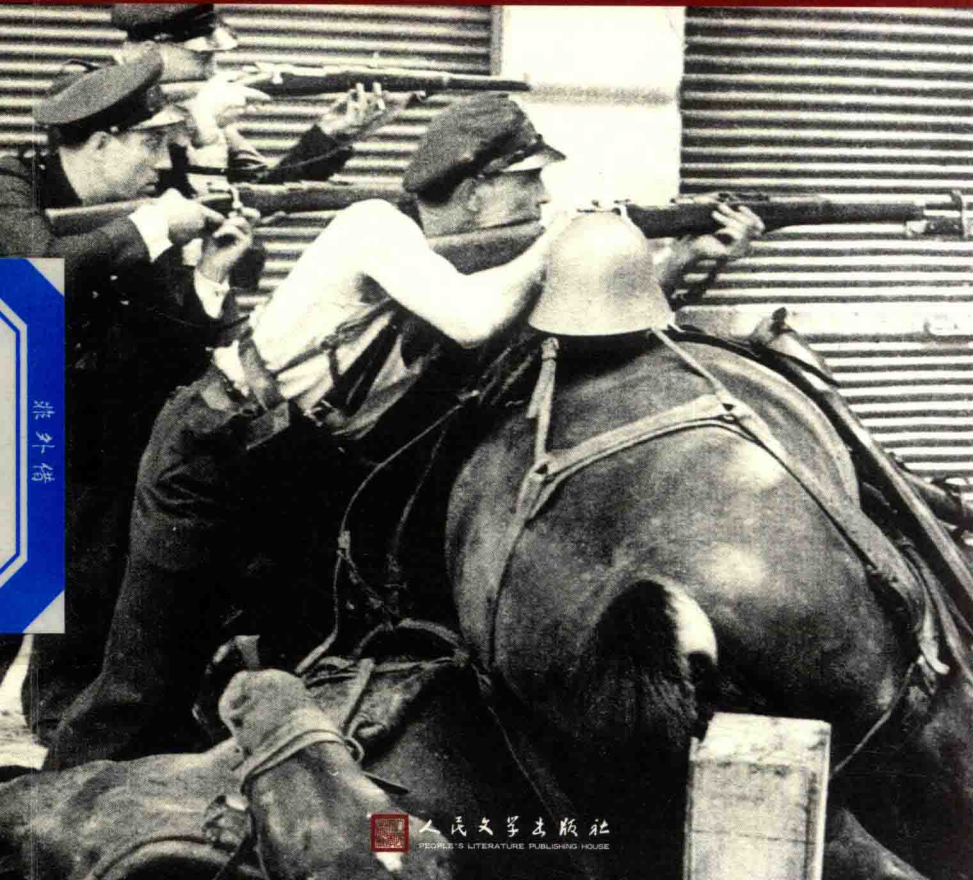
Franz Borkenau

[奥] 弗兰茨·柏克瑙 著

伽禾 译

THE SPANISH COCKPIT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flicts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烽火年代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西班牙战场

内战见闻实录

[奥] 弗兰茨·柏克瑙 著
伽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班牙战场：内战见闻实录/(奥)弗兰茨·柏克瑙著；伽禾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02-013230-0

I. ①西… II. ①弗… ②伽… III. ①西班牙内战-史料 IV. ①K55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3776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何家炜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30-0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是的，很多市民有了武器，可看不到几支来复枪；弹药奇缺，半数枪支都派不上用场；没有火药粉，如何造出子弹？拜林一战胜利后，又硬是守了四个月。如今正相反。昨天进攻，今天撤退；昨天斗志昂扬，团结奋战，今天七零八落，不堪一击。这片矛盾的土地，盛产白面包、鹰嘴豆、好酒和好幽默。西班牙，你还是你！不戴面具，不涂油膏，不会矫饰，离得再远，也能让人一眼认出。你的脸一半虔诚，一半苦笑；一手持月桂枝，一手挠麻风疮。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民族演义》

序 言

本书有两个写作目的。其一是勾勒共和政府阵营政党之演变。已出版的西班牙内战论著多集中于军事行动，报纸亦鲜见此类报道。西班牙内战不是一场普通战争，双方参战人数有限，作战能力有限，是后方的政治态势以及国际形势决定着战场上的胜负。

国际形势不便展开讨论，不等于说将视角局限于本地。写作目的之二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对比，归纳这场斗争的特征。政党都声称承继了某种舶来的传统，在我看来，这大多毫无根据，而与标榜相符的政党则意味着扎根西班牙土壤尚浅。来西班牙之前，我以为西班牙革命就是像在欧洲发生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之间的斗争；真正踏上这片土地，才发觉并非如此。

当事人恐怕会对我的阐述皱眉头。我的观点是批判的——并非评判孰是孰非，谁能拿出客观而绝对的标准来做此评判？而是指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实际发展不符，都无胜算可言。战场上终将决出胜负，政治领域恐怕会全军覆没。当事人当然不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会失败。而西班牙民众不属此列。尽管默默无闻，他们却是中坚力量，有底气坚持到最后。

本书记录了我在共和政府辖域的见闻，试图探访佛朗哥辖

域，却未能成行。我要对许多人表达感谢，有西班牙人，也有外国人，有军政要员，更有普通人。尤其感谢瑞贝卡·韦斯特^①小姐和奥德利·理查兹^②博士，没有她们帮忙联络，我到不了西班牙；不顾自身安危救出文稿、也救我出狱的朋友们；接受过采访的政党负责人、委员会成员、公务员、将领以及军队政委，均无比耐心，认真回答一个又一个问题——没有你们，也就没有这本书。感谢巴塞罗那的J. 米拉维特列 (J. Miravittles) 先生、马德里的A. 阿里亚斯 (A. Arias) 先生以及瓦伦西亚的希达尔戈·卢比奥 (Hidalgo Rubio) 先生，在你们的帮助下，我几乎走遍共和政府辖域。最后，感谢安达卢西亚的司机和随行护卫（无法知晓他们的姓名），赶来解救被困于空袭中的我，我没想到他们会赶来。这种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的精神被无数外国观察者目睹。

巴黎，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

① 瑞贝卡·韦斯特，本名塞西尔·伊莎贝尔·费尔菲尔德 (Cicely Isabel Fairfield, 1892-1983)，英国作家，笔名取自易卜生剧作《罗斯莫庄》的女主人公。

② 奥德利·理查兹 (Audrey Richards, 1899-1984)，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先驱。

/ 目录

/ 一 历史背景

没落的君主制 003

复辟时期 024

普里莫独裁 037

第二共和国 043

/ 二 战时日记，一九三六年

加泰罗尼亚及阿拉贡前线 083

西部及南部前线 119

马德里 143

/ 三 重返西班牙，一九三七年

巴塞罗那 149

瓦伦西亚：中央政府 161

马拉加 177

空中交战 190

危机 192

狱中 196

离开西班牙 211

／ 四 瓜达拉哈拉战役 215

／ 五 结论 229

—

历史背景

没落的君主制

多洛莱斯·伊巴路里——“热情之花”，这位巴斯克农妇，工人的妻子，如今是议会代表，比各路政党领导人更能彰显这场革命与一八〇八年民众反抗拿破仑的英勇事迹之间的紧密联系，实可谓西班牙革命的圣女贞德。这场革命深深扎根于历史，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我们必须这样回溯，才能懂得当下正发生着什么。

在整个十六世纪以及十七世纪初期，西班牙堪称欧洲霸主，十七世纪上半叶更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文学与艺术，而后迅速衰落。到了十八世纪初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成了利益冲突双方——一边是法国，一边是英国和奥地利竞逐的猎物。在这个紧要关头，与贵族和上层教士迥异的西班牙“民众”站了出来，这是他们自中世纪末期以来头一次参与历史。西班牙通常被看成是由贵族一手把持的国家。大多数贵族和上层教士拥护奥地利的查理大公，然而他败北。底层教士和民众拥护法国波旁王室的菲利普五世，他胜利了。然而总和卡斯蒂利亚意见相左、黎塞留时代就有过不服从的加泰罗尼亚却又向菲利普五世

宣战。一七一四年，历经英勇抵抗，巴塞罗那被卡斯蒂利亚人攻占，惨遭洗劫。现代西班牙历史的两个主要事实从中浮现：一，因民族危机而爆发出巨大力量的民众与上层阶级势不两立；二，加泰罗尼亚反抗卡斯蒂利亚强权。国际形势也使这结果更加不同寻常。各国组成“大同盟”来对抗路易十四，只有西班牙是例外。留守本国的孤军弱旅阻退了英奥联军。这股惊人的抵抗力源于底层民众，他们与毫无积极作为可言的政权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的政治家无视上述事实。战争结束，国家持续衰落。实施了效法法国的改革，如驱逐耶稣会会士，成效甚微。戈雅，这位卓越的画家，原本承继布歇、弗拉戈纳尔一路，描摹愉悦的牧羊风光；当又一场波及全国的灾难降临，这个从前的洛可可牧羊人画出了最惨烈的处决场面。在西班牙，“启蒙时代”仅仅为少数人所憧憬，它从来不是现实。

现代“资本主义”取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闯进西班牙。西班牙人不愿效仿邻国的先进制度和“开明”理念，法国人却破坏了民众所珍视的传统，终于引起激烈反抗。

法国首先迫使西班牙与自己结盟，随后接管西班牙舰队，使其在特拉法加角全军覆没，最终占领西班牙（以向被英国占领的葡萄牙进军为由），并缴械、解散军队。各阶层都助了法国一臂之力。部分上层阶级，即“亲法分子”，将其看作是启蒙时代的传授者，欢迎法国的到来；另外一伙，人数更多，憎恨法国，却不敢反抗。国家对日益紧迫的法国专制熟视无睹，

民众愤而起义，并在著名的阿兰胡埃斯骚乱中，迫使国王查理四世退位，其无所不能的首相戈多伊也不得不辞职。父子二人受召前往巴约纳（Bayonne），请皇帝拿破仑裁判王位归属。谁知二人被拘捕。西班牙没有了国王。缪拉（Joachim Murat）占领马德里，期盼王冠能戴在自己头上。为促成这一目标，他将皇室剩余成员遣送法国。

西班牙人忍无可忍。在仅仅三名年轻炮兵将士的帮助下——他们也因此献出了生命，马德里民众违背代表缺席国王执政的“中央洪达”（Junta）的明令，突然起义。一八〇八年五月二日，马德里起义失败，民众遭到屠杀。不久，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波拿巴被立为西班牙国王。一切似已成定局。其实这仅仅是开始。被制伏的马德里起义点燃了整个西班牙。七月，取得一场著名胜利。欲进军加的斯的法国将领杜庞（Pierre Dupont d'Etang）途中遭到阻拦，被迫撤退，最终陷入包围，不得不向拜林（Bailén）的农民投降。西班牙将领卡斯塔尼奥斯宣称自己指挥有方。只要看看战场，足以说明真相究竟如何。在那片开阔地上想要包围一支法军做不到。唯有各个村落全部参与的起义才能够阻断，也的确阻断了退路。组织松散的军队以已被驱逐的国王之名夺回马德里。事实上，不存在真正的政府，第一及第二中央洪达均竭尽所能阻挠民众运动。这是由地方洪达发起的民众运动，它使法军吃到多年来首场败仗。在世界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拿破仑亲自出征西班牙，重占马德里。他一离开起义就再次此起彼伏。英国出面干

预了。他们发现与西班牙士兵协同作战实在困难，威灵顿公爵震惊于西班牙将领水准之低，拒绝再次协同。但是，起关键作用的是民众的起义，多采用游击战术，英雄事迹可歌可泣，如赫罗纳保卫战、帕拉福斯领导的萨拉戈萨保卫战。

一七〇七年的事态在一八〇八年重现。与上层阶级意愿相悖，民众点燃了波及全国的绝望之战；一八〇八至一八一四年间的内战使对立愈发尖锐。上层阶级：颓败、堕落，政治上无所作为，在其他各方面也毫无创造力可言。底层民众：狂热，不惧自我牺牲，自发行动，尽管这行动局限于一地，无法在更广层面上发挥积极作用。十九世纪初即是如此，直至今天依然如此。分歧没有消失，反而加深。同其他自认为更加开明的国家相比，这一点为西班牙所独具。笼统而言，在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德国，每一次运动都是由较高阶层发起，再扩散至民众。在过去几个世纪，西班牙的上层运动从未有效深入人心。这是个民众自发反抗贵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最近几十年间也反抗教士的国家。在一个个更为“现代”的国家，社会主义也笼统吸纳了机器进步观；而西班牙民众一直反抗各种各样的进步和欧洲化，并在遭遇重大历史危机之时充当整个民族的先锋。这一事实显示出西班牙与欧洲的深刻差异。从欧洲角度看，西班牙显得无所成就，很多对当下内战的观察者都带着恐怖印象而返，因眼见硬生生的屠杀，觉得那毫无意义可言，却忘了我们的目标也许不是他们的目标，我们的价值不是他们的价值。十七世纪末，西班牙停住了脚步。历经一段令人惊叹

的绽放之后，它是西方文明主干上最早枯萎的一支。在“先进”国家的持续作用下，进入瓦解期，远远未到尽头。在缓慢的解体过程中，原始而自发的底层力量被释放——在进步的西方，民众太多清谈，极少落实——像所有反抗更进步的邻国的落后国民众那样行动起来。西班牙人从前憎恨，现在也憎恨这种强加于人的现代文明，他们反抗了，反抗之激烈唯有西班牙人才能做到。

从那以后，西班牙历史以双线行进着。上层滚动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各种欧洲舶来观念，胜利与挫败的浅表变迁，以上层阶级没落、政权解体为结局。下层，即活生生的民众，逆来顺受，过着与世界主流大相径庭的生活，却在外来势力入侵之时站了出来。眼光放远看，各路政党的成败及社会潮流的兴衰均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与深厚的民众力量融汇；如果做不到，他们就只是哐啷作响的镣铐。

到了十九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现代资本主义自国外缓慢渗透，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自诩西班牙唯一的“欧洲人”）以及极少数其他地区的西班牙人参与其中。民众不得不做些调整，慢慢适应被邻国强加于自己的新型生活。这缓慢的过程也是民众运动转型的历史。但是，没有确凿理由相信这种适应会彻底完成。抵抗仍深深扎根，涌现出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以及“卡洛斯主义”（西班牙特有的抵抗形式）是使现代资本主义融入西班牙观念的尝试，更是使西班牙适应现代的尝试。

流于表面的上层阶级在沉寂四年之后，于一八一二年首次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历经四年空前艰苦的战争，西班牙人疲累了，抗争势头渐退。为了激励民众，加的斯议会召开，开始按欧洲路线改革西班牙。古怪的悖论显现。重建国家所倚仗的正是法国大革命的种种理念。民众运动始终持否定态度，它只有一个目标，即把法国人赶走。其他目标只能是向欧洲借来。保守派因在关键时刻无力应对而不被信任。议会落入自由派手中，他们随心所欲制定法规。有不少条款，如行政区划和征地税，直至今天还有效。两个根本问题，农业问题和教会问题，并没有被正经对待。宪法没来得及经受实际考验。一八一四年，约瑟夫·波拿巴失势，费迪南德归来。他立即废除加的斯宪法，追捕所有参与宪法制定者。

接下来的五十年纷争不断，通常被描述成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实可谓教会与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崛起的力量——军队之间的权力之争。在此过程中，教会迅速团结一致，一心维护在前拿破仑时代攫取的权力。一些自由派教士也参与了加的斯议会的改革工作。但很快，这样的人不见了踪影。而军队出现分裂，互相攻讦。概括而言，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军队以自由派居多，但一些最具才干的将领，如纳尔瓦埃斯将军(Ramón Narváez)，却是倾向保守。这意味着西班牙的“自由主义”与欧洲的“自由主义”少有相通之处。在西班牙这个词仅仅是指反教权。我们无需详述“自由派”与“保守派”起起伏伏的冗长斗争。但是，不得不说一说教会与军队的演变，因

为在今天的佛朗哥叛乱中，正是它们起了关键作用。

十九世纪的西班牙与罗马帝国类似，教会势力因国体衰落而增强。身为天主教狂热信徒的国王，如菲利普二世，懂得如何收伏教会。而在政权式微的十八世纪初以及十九世纪初，教会成了唯一能够召集民众的力量，也因此获得相当大的自主权。在整个十九世纪，教会对民众的慑服显得不容置喙。政权（无论在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所指究竟为何）都不得不为存亡考虑而限制教会势力。一八三七年，首相门迪萨瓦尔（Juan Álvarez Mendizábal）大胆出击，没收教会所有土地资产，并公开出售——有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在先。这打击了卡洛斯派的反叛势力（卡洛斯派即费迪南德七世的弟弟卡洛斯及其后代的拥护者，反对将王位传给费迪南德之女伊莎贝尔。他们在纳瓦拉根基甚深，那是个仍像中世纪那样生活的省份，从那里发起了两场战争。其典型口号是“国王基督，童贞圣母”。今天，卡洛斯派部队为佛朗哥作战，颇具实力）。从那以后，教会再没拥有大量土地。说教会是西班牙最大的地主并不符实。仅有一小部分土地回归教会所有，但教会和各路宗教团体却积攒下相当多流动资产。今日的教会不是最大的地主，却是最大的资本家，尤其是西班牙耶稣会。这可以部分解释佛朗哥起兵的经济来源，也是教会与民众分离的关键原因。民众决不会远离牢牢守着土地的教会，却能轻易放弃身为本国最富有的股票持有者的教会。

门迪萨瓦尔的举措仅仅是个开始，一次又一次，政权试